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青箱雜記 第三卷

真宗聽政之暇，唯務觀書，每觀畢一書，即有篇詠，使近臣賡和，故有御制《看尚書詩》三章、《看春秋》三章、《看周禮》三章、《看毛詩》三章、《看禮記》三章、《看孝經》三章。復有御制《讀史記》三章、《讀前漢書》三首、《讀後漢書》三首、《讀三國志》三首、《讀晉書》三首、《讀宋書》二首、《讀陳書》二首、《讀魏書》三首、《讀北齊書》二首、《讀後周書》三首、《讀隋書》三首、《讀唐書》三首、《讀五代梁史》三首、《讀五代後唐史》三首、《讀五代晉史》二首、《讀五代漢史》二首、《讀五代周史》二首，可謂近代好文之主也。

前世有翰林學士，本朝咸平中，復置翰林侍讀學士，以楊徽之、夏侯嶠、呂文仲為之；又置翰林侍講學士，以邢昺為之。則翰林侍讀與侍講學士自楊徽之、邢昺等始也。

景德中，上欲優寵王欽若，乃特置資政殿學士以處之。既而有司定議班在翰林學士下。尋又置資政殿大學士，亦以欽若為之，而班在翰林承旨之上。則資政殿學士與大學士皆自王欽若始也。

後唐明宗不知書，每四方章奏，止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，而重誨亦不曉文義。宰相孔循請置端明殿學士二員，班在翰林學士上，以馮道、趙鳳為之，則端明學士自馮道、趙鳳始也。國初亦嘗置此職，而班在翰林學士之下，尋改為文明殿學士，以侍郎程羽為之，序立乃在樞密副使下。逮明道初，復改承明殿為端明，再置端明殿學士，而班在資政殿學士下，以宋綬為之，則本朝端明殿學士自宋綬始也。

本朝太宗御書及典籍、圖畫、寶瑞之物，並藏於龍圖閣，而閣有學士、直學士、待制、直閣。故景德初，杜鎬、戚綸為龍圖閣待制，不數年，鎬遷龍圖閣直學士，班在樞密直學士下。至祥符中，鎬又遷龍圖閣學士，而班在樞密直學士上，則本朝龍圖閣待制、龍圖閣直學士、龍圖閣學士，皆自杜鎬始也。又祥符末年，以崇文院檢討馮元為太子中允、直龍圖閣，則本朝直龍圖閣，自馮元始也。

本朝真宗御集、御書，並藏於天章閣。天聖末，始置待制，以范諷為之。景祐中，又置侍講，以賈昌朝、趙希言、王宗道為之。則本朝天章閣待制、天章閣侍講，自范諷、賈昌朝等始也。

梁祖都汴，庶事草創，正明中，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創小屋數間，為三館，湫隘尤甚。又周廬微道咸出其間，衛士驕卒朝夕喧雜，每受詔撰述，皆移他所。至太平興國中，車駕臨幸，顧左右曰：「若此卑陋，何以待天下賢俊！」即日詔有司規度左昇龍門東北東府地為三館，命內臣督役晨夜兼作，不日而成。尋下詔賜名「崇文院」，以東廊為昭文館書庫，南廊為集賢院書庫，西廊以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為史館庫，凡六庫書籍正副本八萬卷，斯亦盛矣。

昭文館本前世弘文館，建隆中，以其犯宣祖廟諱改焉。至淳化初，以呂祐之、趙昂、安德裕、句中正並直昭文館，則本朝昭文館自呂祐之等始也。

集賢有直院、有校理。端拱初，以李宗諤為集賢校理，淳化初，以和嶸為直集賢院，則本朝直集賢校理、自和嶸、李宗諤始也。史館有直館、有修撰、有編修、有校勘、有檢討。太平興國中，趙鄰幾、呂蒙正皆為直史館、掌修撰，而楊文舉為史館編修。是時修撰未列於職，至至道中，始以李若拙為史館修撰。雍熙中，以宋湜為史館校勘。淳化中，以郭延澤、董元亨為史館檢討，則本朝直史館、史館修撰、史館編修、史館校勘、史館檢討，自趙鄰幾、呂蒙正、李若拙、楊文舉、宋湜、郭延澤、董元亨等始也。本朝三館之外，復有秘閣圖書，故秘閣置直閣，又置校理。咸平中，以杜鎬為秘閣校理，後充直秘閣，則本朝直秘閣、秘閣校理皆自杜鎬始也。

嶺南風俗，相呼不以行第，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。元豐中，余任大理丞，斷賓州奏案，有民韋超，男名首，即呼韋超作「父首」；韋邀男名滿，即呼韋邀作「父滿」；韋全女名插娘，即呼韋全作「父插」；韋庶女名睡娘，即呼韋庶作「父睡」，妻作「孀睡」。

韓退之《羅池廟碑》言「步有新船」，或以「步」為「涉」，誤也。蓋嶺南謂水津為步，言步之所及，故有置步，即漁者施罾處；有船步，即人渡船處。然今亦謂之步，故揚州有瓜步，洪州有觀步，閩中謂水涯為溪步。

嶺南謂村市為虛，柳子厚《童區寄傳》云「之虛所賣之」，又詩云「青箬裹鹽歸峒客，綠荷包飯趁虛人」，即此也。蓋市之所在，有人則滿，無人則虛，而嶺南村市滿時少，虛時多，謂之為虛，不亦宜乎？

又蜀有疾市，而間日一集，如疾瘧之一發，則其俗又以冷熱發歇為市喻。

《史記》稱四夷各異卜，《漢書》稱粵人以雞卜，信有之矣。元豐中，余任大理丞，斷嶺南奏案，韋庶為人所殺，疑屍在潭中，求而弗獲。庶妻何以鑄就岸爨煮雞子卜之，咒云：「儂來在個潭裡，他來在別處。」少頃，雞子熟，剖視得儂。韋全曰：「雞卵得儂，屍在潭裡。」果得之。然不知所謂得儂者，其兆如何也。又有鳥卜，東女國以□一月為正，至□月，令巫者齋酒詣山中，散糟麥於空，大咒呼鳥。俄頃，有鳥如雉，飛入巫者懷中，即剖其腹，視之，有一穀米，歲必登；若有霜雪，則多異災。又或擊一丸，或打楊枝，或杓聽旁人之語，亦可以卜吉凶。蓋誠之所感，觸物皆通，不必專用龜策也。

鄉人危序，應舉探省榜，出門數步，即逢泥濘，躊躇未前。有老嫗指示曰：「秀才可低處過。」危即從之。比看榜，最末有名，是歲果及第。此與《摭言》所載，後來者必銜得事，頗相類。

原武鄭公叡，天聖中，舉進士，嘗與同輩賭采選，一坐盡負，獨馱贏數百緡，是歲第三人及第。

鄉人上官極，累舉不第，年及五□，方得解，赴省試，遊相國寺，買詩一冊，紙已熏晦，歸視其表，乃五代時門狀一幅曰：「敕賜進士及第，馬極右極，伏蒙禮部放榜，敕賜及第，謹詣門屏只候謝。」而馬極與極同名，是歲極果登科。

李文定公迪，美鬚髯，未御試，一夕，忽夢被人剃削俱盡，迪亦惡之。有解者曰：「秀才須作狀元，緣今歲省元是劉滋，已替滋矣。非狀元而何？」是歲，果第一人。

相國劉公沆，累舉不第，天聖中，將辦裝赴省試。一夕，夢被人砍落頭，心甚惡之。有鄉人為解釋曰：「狀元不到□二郎做，（劉公第□二）只得第二人。」劉公因詰之，曰：「雖砍卻頭，留沆在裡。」蓋南音謂項為沆，留劉同音，後果第二人及第。

馬尚書亮，知江寧府，秩滿將代。一夕夢舌上生毛，有僧解之曰：「舌上生毛剃不得，尚書當再任。」已而果然。

劉郎中滋，累舉不第，年餘四□，始遂登科。嘗夢有人提印滿籃，令己吞之，滋有難色，其人曰：「但任意吞，看吞得幾顆。」滋不得已，吞至□四顆，其印皆顆顆見於腹中，後果歷□四任終。

韓魏公，應舉時，夢打毬一捧孟八，時魏公年僅弱冠，一上登科，則一捧孟八之應也。

孫樞密抃，舊名貫，應舉時，嘗夢至官府，潭潭深遠，寂若無人。大廳上有抄錄人名一卷，意以為榜，遍覽無名，偶睹第二名下有空白處，抃欲填之。空中有人語曰：「無孫貫，有孫抃。」夢中即填孫抃，是歲果第三名。

丁咸序，應舉時，夢唱名已過，續有一龍蜿蜒騰上，又有一駱駝繼之，不知其然。比唱名，有龍起、駱起二人在其後。

鄉人龔國隆，應舉時，夢行道上，步步俯拾黑豆一掬，不知其然。是歲鄉薦，乃伯父郎中紀恤其乏路費，以驛券贈之，遂沿路勸請，以抵京師。即步步掬黑豆之應也。然此微薄而國隆已兆於夢，則其人賦分可知。後國隆竟老場屋，不沾一命。

鄉人朱熙鄰，景祐中，舉進士，夢造棺缺板而弗成。是歲，止過堂不及第，晚遇推恩長史出身。棺不全之應也。